

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增值评价:理论逻辑及其实现框架

朱永丽,李同同

[摘要] 开展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对于诊断和鉴定教学效果、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改进和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具有重要作用,是保证职业教育取得理想效果的关键举措。现有的高职学生职业能力评价脱离了以促进学生能力发展为核心的内在本质,导致评价失“能”现象发生,主要表现为评价的标准化制约学生能力发展的差异化、评价的功利化制约学生能力发展的长期化、评价的封闭化制约学生能力发展的全面化。在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增值评价系统构建过程中,要注重个体能力增值的适切性、过程性和全域性。具体来说,需要树立将个体发展作为职业教育的长期目标核心理念、以评价标准引领能力增值过程进行体系建构、通过数据赋能建构全面获取学生技能状态的支持平台、建构“标准+增能”结合的多主体效用反馈机制实现效用适配,使增值评价能够更好地发挥其过程性、发展性优势,助力高职学生职业能力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 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增值评价;理论逻辑;实现框架

[基金项目] 重庆市职业教育学会重点课题“优化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增值评价研究”(项目编号:GZ222032,主持人:朱永丽)

[作者简介] 朱永丽,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高级工程师;李同同,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黄炎培职业教育研究院干事。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23)0024-0084-07

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四新”时代背景下,制造业发展和技术更迭使得岗位生产中对基于体力的规则性认知技能和人工操作技能的需求逐渐下降,对基于社交和情感沟通的复杂专业沟通技能和基于信息技术发展的数字技能的需求持续上升,这对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与此同时,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百万扩招”计划的实施使得大量学生涌入高职院校,高职生源在受教育程度、社会经历、教育需求以及年龄等方面表现得参差不齐,导致高等职业院校教学活动的开展和教学质量评价困难重重。如何确保高职院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符合行业发展需求,是“四新”时

代下高职教育面临的新难题。而开展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对于诊断和鉴定教学效果、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改进和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具有重要作用,是保证职业教育取得理想效果的关键举措。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探索增值评价,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增值评价能够分离出不可控因素(如人口学因素、学生家庭背景、学校生源质量等)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单独考查学生职业能力的“净增值”,实现对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水平较为准确的评价,是聚焦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高职教育

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建设的有效途径。总的来说,在“四新”时代背景下,探讨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增值评价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具有回应现实需求的价值意义。

一、评价失“能”:脱离高职人才培养能力的评价异化现象

(一)评价的标准化制约学生能力发展的差异化

“标准”是衡量事物的依据或判断准则,指一定的规格水平或符合某种质量的程度。评价的标准化是职业教育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强化了国家在职业教育公共治理中的权威地位,能够更好地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全球流动。但是,以统一化、简单化、有序化、分类性、系统性、对现实的组织和演绎等为典型特征的标准化评价不可避免地抹杀了高职学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形塑了学生的标准化发展,进而间接地破坏了教育公平。^[1]从宏观来说,我国与职业能力相关的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有两类:一类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由人社部负责开发,旨在提供基准的职业(技能)标准,主要服务于技工院校和院校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实施,截至2021年6月已达1100多个;另一类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涉及的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由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开发,主要服务于院校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实施,截至2021年5月共发布4批400多个^[2]。这些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由于其权威性和科学性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成为衡量人才技能水平的重要尺度,是开展人才技能鉴定和国际劳务合作交流的参考依据。但是,在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统一规约下,高职学校为了提高就业率也以技能等级标准为参考对学生职业能力进行评价,由此导致教师和学生将重心更多放在应付各种标准化考试过程中。一方面,教师为了迎合社会、学校对人才的期待和减少工作复杂性,在评价中更多依赖于分数,分数越高则表示该学生的职业能力越高;^[3]另一方面,学生为了获取

职业能力“凭证”往往选择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职业能力“统一模板”下刻苦训练考试、评级、鉴定等活动中用得上的技能。在这种标准化评价导向下,整个教育过程无法照顾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无法实现根据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展差异化评价。

(二)评价的功利化制约学生能力发展的长期化

英国约翰等人撰写的《大学的理想》一书中指出:“从功利派的论点中看到了真正教育的死敌。大学在功利派理论的指导下,更看重的是专业培训而不是文化要求,是考试及其结果而不是心理过程,是对事实的被动获取而不是心智的一般活动。”^[4]所谓功利性评价是以现实社会中普遍性的成功主义为原则,忽视学生的个体性和主体性,是以能否满足外部条件和获取相应利益为核心的评价。从本质上说,高职教育教学活动的根本性价值追求是在确立教师和学生双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平衡教学权和学习权,促进现代职业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当下我国高职院校在对职业能力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充斥着功利性倾向,偏离了培养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现代职业人的轨道。具体来说,高职教育在开展职业能力评价过程中往往更加关注学生外显性、可量化的技能,强调学生所学技能在当下的有用性。而对那些内隐的、不能马上见到效果的技能则容易忽略,但是往往这些技能体现了学生在伦理、德行、审美、情感等方面的内容,是学生能否在未来更好地胜任岗位的关键。总的来说,高职教育对学生职业能力评价的功利化更加强调评价过程的效率性和功用性,是一种典型的高效的规模化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评价机制。这种评价机制暴露出评价主体缺乏人才培养大局观和责任意识的弊端,往往以迎合外部需求和获取相应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学生发展为出发点开展评价,导致学生在进入工作岗位后失去了持续进阶和风险应变的能力,难以随着工作难度的增加开展继续学习。功利化评价使得高职教育只

能培养出“高技术、低素养、短期性”的工具人,而不是在未来岗位中具有长期发展能力的职业人。

(三)评价的封闭化制约学生能力发展的全面化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评价走向封闭化具有深重的历史原因。一方面,由于我国职业教育是脱胎于基础教育发展起来的,虽然产教融合理念使得职业教育的社会性得以大幅彰显,但是其办学过程依旧表现出明显的基础教育的痕迹,教育教学活动开展中往往忽视社会和用人单位的要求。另一方面,我国高职教育由政府统一管理,政府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代表了高职教育评价的权威性,近几年实施的“双高计划”绩效评价活动更是将政府评价的合法性推向极致。政府作为单一评价主体,其评价指标体现出刚性强、柔性弱、自定性突出的特点,暴露出不能全面反映市场、学校、学生、家长等利益主体多元诉求的弊端。^[5]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评价主要在教育系统内部开展,由教育主管部门对所辖院校进行统一评价。这种评价是一种由上而下的行政性评价,评价主体主要来自教育内部系统的领域专家,评价结果主要用于对学校办学进行考察和监督,不能很好地与经济系统进行沟通和联系,使得整个评价过程呈现出封闭性。这种教育系统内部评价使得社会意见和外部力量(特别是行业和学生)难以进入学生职业能力评价过程,从而使得整个教育过程和评价过程有“闭门造车”的弊端,^[6]不能根据自身兴趣的多样性实现全面发展,制约了高职学生能力发展的全面化。

二、能力增值:高职学生职业能力评价的应然逻辑

(一)能力增值:职业教育内生的价值主张

职业教育的跨界性、职业性和教育性特征决定了其是一种与经济社会联系紧密的教育类型。不同于职业培训,它更加注重人才的“养成”和“发展”^[7],蕴含着丰富的过程性。增值评价是一种关注评价对象变化过程和发展趋势的

评价方式,不仅可以实现评价者对被评价者的目标达成程度和情况进行评价,还可以激励学习者淡化个体间基础能力水平的差异转而更加关注自身的阶段性进步,最终在职业能力的不断进阶中更好地提升自身整体素质。能力增值评价契合了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现实需求,体现了自身内在优势。具体来说:一方面,职业教育旨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养适合的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施加有效干预促进学生职业能力的提升。职业能力提升是持续的过程,需要学生通过长时间的学习和演练建构自身的能力体系,这与增值评价的过程性完全契合。另一方面,在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下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职业教育按照与自身规律相吻合的方式进行人才培养,尊重每一个学生的独特性开展因材施教,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在对学生进行评价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关注统一排名,而要关注学生能力的增值,这与增值评价的发展性完全契合。对高职学生开展职业能力增值评价,能够摒弃传统评价中教育专家“听”“看”“查”“议”等侧重最终表现结果的终结性评价方式,通过“能力增值=输入值-输出值”的方式实现对学生某一段时间能力提升程度的评价,实现以发展性眼光看待学生、以过程性眼光看待教学的教育理念。

(二)能力增值评价:以“完整的人”为着力点的评价体系建构行动主张

职业教育评价是一种与职业教育目的和人才培养目标密切相关的活动,本质是对职业教育办学方向和目标达成度的一种检验、判断和测量。^[8]传统的职业教育评价方式相对比较粗犷,如开学初的诊断性评价、学期中的形成性评价和学期末的总结性评价,很少会有教师针对学生发展开展持续性的数据采集,以关注学生能力的增值。此外,传统评价也抹杀了学生的差异性,简单地将不同发展基础、能力倾向和兴趣特长的学生进行比较,不顾及学生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到:“人以一种全

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9]“完整的人”的最终目标即使个体作为人的感觉、思维和意志等本质全面发挥和实现。职业教育不是在培养工作的机器,而是让擅长形象思维和动手操作能力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发展潜能,帮助个体进行自我实现,成为一个不仅能够生存还能感受生活的“完整的人”。即职业教育要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和生命自觉,培养学生自主发展能力和动力,帮助学生实现自我建构和完整成长。^[10]而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增值评价能够以“完整的人”为着力点构建全新的评价体系,给予每个学生足够的关注和重视,通过考查学生职业能力成长的每一阶段的增值来实现以发展性、动态性、过程性的眼光看待学生,使得学生摆脱了和同龄人比较的压力,将关注点放在自我的发展和进步上,能够更加清醒地审视自身的能力发展状况和价值追求,有利于职业教育中“完整的人”的养成。

三、理论确证: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增值评价的系统构建

(一)注重个体能力增值的适切性

所谓适切性,即适合、贴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5年发表的《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报告书中出现了“Relevance”一词,学者们最初将其译为“针对性”,后来“适切性”这一解释逐渐被普遍接受。此外,《英汉教育词典》中将Relevance解释为“贴切性”和“关联性”。在教育中适切性可以表述为:教育发展与社会及个体发展的协调及契合程度,强调教育作为中介物在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中的协调和连接功能。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增值评价摒弃了传统评价中统一标准、统一程序、统一工具的弊端,更加关注个体在接受一定教育影响后现有能力与之前能力的增值,是一种更加聚焦个体生命成长的评价方式。从现实来看,高职学生相比普通高校学生弱于理论思辨能力但强于动手操作能力,这种能力往往通过完成具体的项目、任务来实现提升,“增值”效果相比思维能力

的提升更加容易体现出来。而增值评价通过设置更加密集的“观测点”,使得教育者能够准确掌握学生成长状态和成长轨迹,科学计算学生的发展水平。^[11]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增值评价能够照顾到不同个体的兴趣特长、能力倾向和学习基础等方面,重点关注某一时间、某一教育影响对学生能力水平产生的“增值”,体现了适合和贴切学生发展需求的功能,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积极性,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适合其能力水平的评价标准。

(二)注重个体能力增值的过程性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更加注重做学合一和理实一体化发展,能力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过程性。传统高职学生评价中往往采用学期之初的诊断性评价、学期之中的形成性评价和学期之末的总结性评价三种评价方式。这种评价方式体现了职业教育评价的公平性和过程性,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教育者却往往只能做到总结性评价,更加关注评价结果却淡化了学生能力成长的过程性。^[12]而职业能力增值评价在吸收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三者长处的基础上实现了全过程性评价,即以学生原有的能力水平为“输入值”,以施加教育影响后的能力水平为“输出值”,在此基础上通过“输出值-输入值”计算出学生职业能力水平的“增值”,不仅将评价过程扩展为“前测”“中测”和“后测”三个阶段,更能从根本上保证评价结果时效性和全面性。从本质上说,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增值评价更加强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开展评价,在评价次数上明显多于传统性评价,重在凸显评价的过程性。它摒弃了传统评价中简单强调“经验判断”和“输出”的做法,以能够反映学生发展轨迹的“增值”来评价学生职业能力水平发展情况,是一种基于学生原有发展水平开展的、体现学生发展实际情况的价值判断。职业能力增值评价重视学生的能力水平起点、关注学生的能力发展过程,并强化学生的能力提升结果,通过事前诊断和事后检验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对学生整个职业能力发展过程的评价,

能够以过程性评价切实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进而彰显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

(三)注重个体能力增值的全域性

高职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是高职教育治理的重要环节,是高职教育教学工作开展的“指挥棒”。姜大源一改传统思想中将职业能力等同于专业能力的狭隘观念,从职业能力的作用功能不同将其细分为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认为个体职业能力的高低最终取决于这三种能力的整合状态。^[13]专业能力主要指向劳动者在岗位工作中所需要不同于其他职业的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方法能力主要指向必需的学习方法,即具备继续学习的科学性思维习惯;社会能力主要指向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即能够与人交往并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发展必将在这三种能力的整合发展,因此,职业能力评价要遵从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养成规律,从注重单一要素的目标取向评价转为注重全要素的主体发展取向,在评价要素选取时能够兼顾学生的认知与行动、知识与技能、理论与实践等多方面的提升与进步。^[14]增值评价一改传统评价中“一刀切”的结果导向的评价方式,通过在纵向上设置全程性的评价点,在横向上关注全域性的能力要素,以时间为节点串联起各教学活动事件,实现对学生职业能力增值的全方位评价。此外,由于增值评价更加强调采集学生成长的过程性数据,这从根本上要求行业企业深入参与到评价过程中来,因而通过校企紧密合作也能为评价学生职业能力水平提供更加全面的基础数据。总的来说,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增值评价是一种关注学生能力增长“相对值”而非“绝对值”的评价方式,能够通过对学生知识、能力和价值观等要素进行评价促进学生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全面提升。

四、体系生成:能力增值评价的实现策略

(一)理念生成:将个体发展作为职业教育的长期目标

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为人们带来诸多便利的

同时也逐渐抹杀了人的个体性,这在教育中主要表现为更多考虑外部需求而忽视人的主体发展,注重将人培养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具。康德认为,人是“作为目的而存在的”,强调对人要“永远当作目的看待,绝不仅仅当作手段使用”^[15],即任何行动都要坚持人本理念。西方学者弗罗姆指出人本就是任何时候都要把人的尊严和自由放在核心位置上进行重点关注,把发展人、成就人、完善人作为一切活动的目的而不是达成目的的手段,每一个人在他本身之内都怀有全部人性,都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积极主动的创造能力。^[16]针对高职学生开展的任何教育活动都要坚持人本理念,要将高职学生的发展作为高职教育的长期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人格健全完整、个性充分发展、能力全面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从本质上来看,增值评价体现了一种更加科学有效的评价理念,它关注学生整体能力的提升和综合素质的发展,关注每个学生能力成长的全部过程,兼顾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能够促进个体发展。职业能力增值评价并不是用同一把衡量“标尺”来评价所有学生,而是让每一个基础能力水平不同的学生都能以“增值”为评价标准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方式既能让学习基础扎实的学生不因排名靠前而沾沾自喜,也能让学习基础薄弱的学生不因排名靠后而失去信心,最终实现每个学生都能以促进自身发展为出发点,关注自身能力的“增量”,在追逐“增量”的过程中找到自身发展的节奏和速度,通过日积月累的进步实现个体能力的发展和提升。职业能力增值评价要树立促进学生个体充分全面发展的科学理念,以此为价值理念引领保证学生增值评价的正确方向。

(二)体系建构:以评价标准引领能力增值的系统生成

从概念内涵上来看,所谓标准是人们为了提高效率性和公平性而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是相关主体开展行动时的行为准则和参考依据。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增值评价需要依据学生不同能力基础制定弹性的评价标

准体系,允许有多把“标尺”来衡量学生的发展水平。增值评价重点关注学生发展的“增加值”和“净效应”两个指标,即通过对学生学习的内在动机和学习付出与效能进行评价实现对学生在某一学习阶段最终结果与最初成绩之间的变化幅度的评价。增值评价体现了“教育质量是动态的过程量”这一核心理念,^[17]熔诊断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于一炉,实现了对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全方位检视。高职学生的成长反映在技能水平和职业能力等方面,具有组织性、内隐性和泛在性等特点,因此,开展增值评价要实现对学生的技能水平、职业理念、品格指向等在内的综合素质的评价,在评价标准和指标选择与确定上要兼顾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对于适合使用量化方式进行评价的要素要开展定量评价,不适合使用量化方式进行评价的要素要开展定性评价,其评价标准的确定总体要坚持科学量化、动态评估、知能并重和面向全体的原则,建立具体可行的评价标准体系。此外,高职学生学识和能力的初始水平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学生学习成效和学习速度存在较大差距。这就要求在设定标准时要设置多层次增值额度,以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求。比如,对于后进生来说,其能力提升空间最大,那么评价标准的增值额度也应该最大;而先进生的能力提升空间最小,那么评价标准的增值额度也应该最小。这种设置标准的方式虽然在操作过程中较为复杂,但是却对实施更加科学有效的增值评价具有现实意义,需要在不断尝试和不断改进中形成一整套梯度的、弹性的标准体系。

(三)数据赋能:建构全面获取学生技能状态的支持平台

我国学者近几年对增值评价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更多停留在理论思辨和国外经验介绍等层面,很少将这一评价方式付诸实践。这是由于增值评价的评价目标的发展性、评价方式的过程性和评价要素的全域性等特征,需要采集大量学生技能水平、就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等方

面的“证据”,后期在数据分析上还要消耗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精力,工作浩繁,远非教师力量所及。而在我国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目标,这一行动旨在通过发挥信息技术的“助推器”功能为职业教育发展赋能,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在开展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增值评价过程中,信息技术在逻辑运算、数据分析和资料整合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为评价活动提供诸多便利,使得评价活动更具实效性、针对性和便利性。因此,职业能力增值评价需要借助信息技术,建构支持全面获取学生技能状态的智能平台。具体来说,通过信息技术采集学生技能水平、学习表现、劳动创造、道德品质、就业情况、职业素养等不同维度的动态变化数据,^[18]上传到智能平台后对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精准画像,通过数据分析挖掘隐藏在数据背后的内在的、不易发掘的影响因素和存在问题,为教育教学的决策和改进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增值评价是一种更加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评价方式,而物联网感知技术、语音图像识别、视频智能采集、可穿戴设备、脑机交互等智能技术可以实现全方位、无间断、立体化、全过程地采集学生成长数据,以尊重个体差异、促进全人发展为出发点实现对学生发展的全面兼顾。总之,在数字化时代,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增值评价应充分整合大数据资源,创建由课前到课后、由入学到毕业、由学徒到大国工匠的全过程智能评价系统,让增值评价真正从关注群体转向关注个体、从关注结果转向关注过程、从关注成绩提升转向关注技能增值。

(四)效用适配:建构“标准+增能”的多主体效用反馈机制

教育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调节干预,即通过评价发现教育效果与教育预期之间的差距进而在教育教学中进行调整和改进。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增值评价要构建效用反馈机制,通过“诊断—反馈—改进”的行动逻辑盘活增值评价生态,在不断调整改进中实现自我优化和完善。

这就要求职业能力增值评价不仅要关注“增值”,更要强化标准建设和多元主体参与。首先,由于不同能力基础学生进步空间是不同的,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增值评价要明确不同能力基础学生“增值”的幅度标准,为不同能力基础的学生划分“增值”阶梯,这样才能更加公平公正地评价学生的职业能力成长水平。其次,高职学生毕业后将面临社会和工作岗位的现实挑战,在增值评价中要更加关注其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的提升。最后,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密切联系、与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型升级息息相关的教育类型,因此,职业能力增值评价要在“标准+增能”的基础上强化政府、企业和第三方机构在内的多元主体评价。由于增值评价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可以将“评价过程中的数据处理、增值分析、评价报告等环节委托给第三方评价机构或专业人员”,^[19]可以让政府参与评价过程中,在“标准”引领和“增能”目标导向下实现“教学”与“评价”的分离管理,通过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监督打造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增值评价共同体,最终形成分工明确、共同治理的“标准+增能”结合的多元主体效用反馈机制。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增值评价兼顾学生的认知与行动、知识与技能、理论与实践等多方面的提升与进步,需要基于循证思想、标准引领、增能导向和多元参与来持续改进评价过程,最终实现教师精准化“教学”和学生个性化“学习”,通过良性反馈机制促进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的螺旋上升。

参考文献:

- [1]李政.我国职业教育标准化治理:逻辑、困境与出路[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9(1):153-164.
- [2]谢莉花,吴扬.我国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开发的内容比较与特征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21,42(16):21-29.
- [3]赵志群,高帆.综合职业能力测评(COMET)的理论与实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8):5-11.
- [4]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徐辉,顾建新,何曙荣,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7.
- [5]李作章,倪晓丰.社会组织参与高职教育评价:正当性、限度

及可行进路[J].职业技术教育,2023,44(1):53-59.

[6]周建松.构建开放、多元、立体的高职教育质量评价体系[J].中国高教研究,2012(8):89-92.

[7]朱军,张文忠.敏捷理念下的职业技能教学模式创新探究[J].职教论坛,2021,37(8):83-87.

[8]任占营.新时代深化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的现实意义、政策路径和成效表征[J].职教论坛,2021,37(8):14-20.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9.

[10]涂源安.指向理解教育中“完整的人”的认识模型建构及应用[J].中国教育学刊,2022(12):88-92.

[11]刘志军,范韵婧.我国增值评价研究:现状、问题与展望[J].中国考试,2023(4):35-41.

[12]周继良,吴肖,匡永杨.高校学生学业增值评价:基本属性、现实困境与实践理路[J].现代教育管理,2021(12):9-18.

[13]姜大源.职业教育学研究新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10.

[14]张亭予,郑英.职业院校如何实施学生增值评价?——基于三维知识图谱增值模型的策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34):78-84.

[15]辛明.制度论——关于制度哲学的理论建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25.

[16]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90.

[17]姜汉荣.为学生成长赋能:中职融合教学中的增值评价[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10):35-39.

[18]孙田琳子,胡纵宇.智能技术赋能职业教育增值性评价的逻辑与路向[J].职业技术教育,2022,43(28):50-55.

[19]谢小蓉,张辉蓉.五育并举视域下学生增值评价的发展困境与破解策略[J].中国电化教育,2021(11):32-38.